

四川大学「211工程」子项目
中国区域历史与文化
晚清民国四川学术文化系列

李思纯文集

陈廷湘 李德琬 主编

未刊论著卷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陈廷湘 徐亮工 主编

四川大学『211工程』子项目
中国区域历史与文化
晚清民国四川学术文化系列

李思纯文集

未刊论著卷

陈廷湘 李德琬 主编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新学书局
PDG

总 目

总 序	(1)
前 言	(1)
凡 例	(1)

已刊专著卷

元史学	(1)
江村十论	(137)
史学原论	(279)

未刊专著卷

成都史迹考	(499)
大慈寺考	(643)
中国民兵史	(787)

论文小说日记卷

论 文	(887)
小 说	(985)
创作部分	(987)
译作部分	(1043)
日 记	(1117)
康行日记	(1119)
金陵日记	(1169)

诗词卷

诗 存	(1257)
词 集	(1513)
译 诗	(1541)
附 录	(1601)

目 录

未刊专著卷

成都史迹考·····	(499)
(一) 论先秦时代之蜀·····	(501)
(二) 论成都城垣·····	(507)
(三) 论成都河川桥梁·····	(533)
(四) 论武担石镜·····	(541)
(五) 论石笋·····	(543)
(六) 论石犀·····	(546)
(七) 论碧鸡金马坊·····	(548)
(八) 论严君平宅与支机石·····	(550)
(九) 论墨池草玄亭·····	(553)
(十) 论玉局化·····	(555)
(十一) 论石室礼殿·····	(557)
(十二) 论琴台·····	(562)
(十三) 论惠陵与诸葛庙·····	(564)

(十四) 论宣华苑与摩诃池·····	(566)
(十五) 论学射山·····	(573)
(十六) 论草堂浣花·····	(575)
(十七) 论大圣慈寺·····	(580)
(十八) 论石牛寺·····	(586)
(十九) 论昭觉寺·····	(588)
(二十) 论合江亭·····	(590)
(廿一) 论梅苑·····	(592)
(廿二) 论薛涛墓与薛涛井·····	(594)
(廿三) 论铜壶阁与蜀郡官署·····	(597)
(廿四) 论金绳院·····	(602)
(廿五) 论江凌祠·····	(604)
(廿六) 论麋枣堰·····	(606)
(廿七) 论青羊宫·····	(609)
(廿八) 论回澜寺·····	(611)
(廿九) 余论·····	(613)
史迹总表一·····	(619)
史迹总表二·····	(628)
成都大事年表·····	(631)
大慈寺考·····	(643)
(一) 创建与扩建·····	(645)
(二) 九十六院·····	(655)
(三) 寺门市集情况·····	(671)
(四) 壁画的艺术及其他·····	(683)
(五) 画人传略·····	(695)

(六) 唐宋的游宴	(716)
(七) 唐宋的名僧轶事	(721)
(八) 解玉溪水道故址	(728)
(九) 自唐迄明的寺址变迁	(736)
(十) 明末的毁灭与重建	(743)
(十一) 旧址四至的推测	(749)
(十二) 近状与现存遗物	(754)
附录一 再修大慈寺普贤菩萨记 [唐] 韦 皋	(763)
附录二 资福院记 [唐] 李德裕	(765)
附录三 大圣慈寺画记 [宋] 李之纯	(767)
附录四 中和胜相院记 [宋] 苏 軾	(769)
附录五 大圣慈寺大悲圆通阁记 [宋] 苏 軾	(771)
附录六 寿宁院记 [宋] 张 溥	(773)
附录七 楞严院画六祖记 [宋] 文 同	(775)
附录八 超悟院记 [宋] 郭 印	(776)
附录九 成都古寺名笔记 [宋] 范成大	(777)
附录十 重建大慈寺记 [清] 顾复初	(781)
附录十一 游大慈寺记 [清] 黄云鹄	(783)
附录十二 唐成都府大慈寺净土经跋 [清] 杨守敬	(784)
中国民兵史	(787)
自 序	(789)
引 论	(792)
上编 上古之民兵	(794)
第一节 夏商之兵制	(794)
第二节 周之兵制	(796)

第三节 战国及秦之兵制·····	(802)
中编 中古之民兵·····	(805)
第四节 两汉之兵制·····	(805)
第五节 南北朝之兵制·····	(810)
第六节 隋唐之府兵及其他兵制·····	(816)
第七节 唐末五代之兵制·····	(830)
下编 近代之民兵·····	(835)
第八节 宋代之兵制及保甲法·····	(835)
第九节 元代之兵制·····	(848)
第十节 明代之兵制·····	(852)
第十一节 清代之兵制·····	(861)

成都史迹考

(一) 论先秦时代之蜀

蜀为中国西方大郡，自秦惠王遣张仪、司马错伐蜀，灭开明氏，始并入中国版图。然其通中国，则远在秦前，史籍可征。当时长江流域西南诸地，草昧荒僻，纯为首长部落时代。《史记·司马错论伐蜀》云：“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狄之长也。”是知蜀为周秦时代西南夷中一强大部落。而当殷周时代，已能遣其众参预中原战争矣。史称“周武王伐殷，诸侯会者八百国”。度其时此八百国中，不少野蛮部落。《尚书·牧誓》一篇，为周武王在牧野誓师之辞，云：“武王曰，嗟我有国家君、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则蜀于周武王时，已通中国。

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国，据《史记集解》孔安国云：“八国皆蛮夷戎狄。羌在西蜀，髳微在巴蜀，卢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汉之南。马融云，武王所率，将以伐纣也。”《正义》云：“房州竹山县及金州，古泸国。益州及巴利等州，皆古蜀国。陇右岷洮丛等州以西，羌也。姚府以南，古髳国之地。戎府之南，古微卢彭三国之地。濮在楚西，南有髳州微濮州卢府彭州焉。武王率西南夷诸州伐纣也。”

又按《左传》文十六年云：“百濮聚于选。”又昭九年云：“巴濮

楚邓，吾南土也。”昭十九年云：“楚子为舟师以伐濮。”以上诸说证之，可知当时西南夷中诸部落，离立并峙。若巴蜀若濮，皆见史传，其位置约当今四川全部、湖北西北部、陕西南部、甘肃东南部各地焉。

周武王誓师于牧野，《史记正义》云：“卫州城，武王伐纣，至于商郊牧野，乃筑此城。酈元注《水经》云，自朝歌南至清水，土地平衍，据皋跨泽，悉牧野也。《括地志》又云，纣都朝歌，在卫州东北七十三里，朝歌故城是也。”据《牧誓》之文，是当时武王伐纣，誓师牧野，庸蜀羌髻微卢彭濮之众咸集，可知西南夷中，巴蜀之兵，已能达于今日之河南境内，且参预中原征伐之事。故蜀通中国，远在周武王时，且距秦惠王前七八百年，特至惠王遣张仪司马错伐蜀，乃始并入中国版图耳。

蜀当先秦时代，虽与中国通，然其文化言语，则与中国殊异，固未常濡习华夏之文化也。考蜀之名号，若蚕丛，若鱼凫，若杜宇，若鳖灵，若开明氏，皆与中原周秦时代之名号殊异，足为其文字言语与中原不同之证。常璩《华阳国志》云：“秦惠王灭蜀置郡，迁秦民万家实之，民始能秦言。”是秦之灭蜀，匪仅收其版图，且施以同化，既迁秦民万家，使与土著杂处，积久遂能秦言。蜀之为地，既隶中国郡县，且濡习华夏之文化矣。

先秦时代蜀事之记载，备见于《华阳国志》，所纪分列《巴志》《蜀志》。盖巴蜀为二国也。《巴志》云：“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古者远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观此知巴与吴楚相等，亦姬姓之子胤。《左传》云：“鲁庄公十八年，巴伐楚，克之。”又云：“鲁文公十六年，巴与秦楚共灭庸。”又云：“鲁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败于鄆。”则巴之于中国，固较为邻接，故屡见于经传。而蜀之为国，较为荒远，与中原声气较隔。《蜀志》云：“有周之世，限以秦巴，虽奉王职，不得预春秋盟会，君长莫同书

轨。”盖巴为周室封胤，且东邻楚境，有江流之通，舟楫之利，故与中原声息较通。蜀则僻在西方，山国险峻，情势阻绝，江流逼狭，舟楫莫通，巴阻其东，秦阻其北，故其国自为风气，与中原异。自《尚书·牧誓》偶举蜀国之名外，固未见于其他经传中，职此之故耳。

巴为姬周宗胤，爵则子，故称巴子国，与楚常相仇敌，多有战争，史屡纪之，当无疑义。蜀则据《蜀志》所云：“蜀之为国，肇于人皇。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预焉。”此说推本人皇及黄帝与帝喾，其说辽远，窃疑太古蜀道未通，此说未必可信。据《华阳国志》云：“蜀椎髻左衽未知书。”又云：“君长莫同书轨。”又云：“迁秦民万家实之，民始能秦言。”则蜀虽通中国而未被教化，与巴当有小异，以云黄帝帝喾之后，似有可疑。

先秦之蜀，其世系莫得而详。《蜀志》云：“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曰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后作石棺石槨，国人从之。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围苑。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以除水患，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位于开明，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据上说，杜宇开明，皆为晚周时酋长，蜀于是时，乃知农田，渐启文明，岷江水利，亦以是时经始。

自蚕丛鱼凫，迄于杜宇，蜀事乃稍有可纪。杜宇之相曰鳖灵，即开明氏。鳖灵或曰荆人，死后尸浮江西上复活，遂为杜宇之相。杜宇禅位于鳖灵，自隐西山，鳖灵遂为帝。一说鳖灵为相有权，篡夺帝位

而放逐前帝。综言之，蜀自鳖灵称帝，即号开明氏，延续九世而后为秦所灭。史传鳖灵为荆人，非蜀人，余极信之。私衷以为鳖灵生于荆楚，略审华夏之政术，其知识自高于土著之蜀人，观其导江决水可知。杜宇惊其知识之宏，畀以相位，乃继为帝。为禅为篡，未可武断。而鳖灵以荆楚游民，迁转入蜀，遇合优隆，遂为蜀帝，理则可信。死尸浮江西上复活之说，荒诞不经，或鳖灵自矜神奇，创为此说，使蜀国土民，因之尊信畏奉耳。

鳖灵既承帝位，《华阳国志》所纪世系较详。《蜀志》云：“开明位号曰丛帝，丛帝生卢帝，卢帝攻秦至雍，生保子帝，九世有开明帝尚，始立宗庙。时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举万钧，每王薨，辄立大石为墓志。”又云：“未有溢列，但以五色为主，故其庙称青赤黑黄白帝也。”盖开明氏继杜宇为蜀主，凡历十二世，皆以开明为氏。至开明帝尚，秦惠王伐蜀，乃亡，其世系较详，为可信焉。

蜀自开明帝尚时，秦与蜀交通较密，而秦之谋蜀亦日亟。《蜀志》云：“秦惠王作石牛五头，朝泻金其后，曰牛便金。蜀人悦之，使使请石牛，惠王许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还之，乃嘲秦人曰‘东方牧犊儿’。秦人笑曰：‘吾虽牧犊，当得蜀也。’”据上说甚滑稽，且见秦人诈巧而蜀人贪愚。秦人审知蜀愚，益萌吞并之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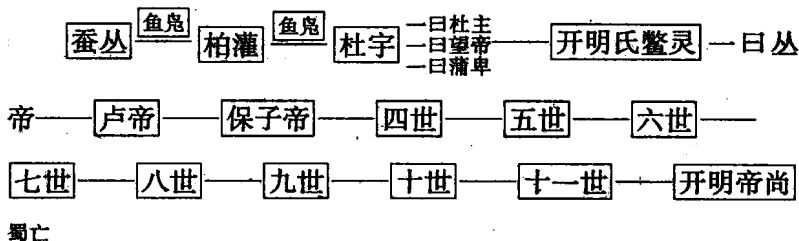
《蜀志》又云：“周显王二十二年，蜀侯使朝秦。秦惠王数以美女进，蜀王感之，故朝焉。惠王知蜀王好色，许嫁五女于蜀，蜀遣五丁迎之。”按五丁之名，屡见记载，所云力士能移山，疑系神话。余窃以为五丁或是蜀官职名，其云力举千钧，殆蜀之骁骑武职也。秦惠王以蜀王好色，许嫁美女，蜀王感其惠，特修好贡使，此殆肖勾践对夫差之所为。战国时代，国力并峙，斯策固盛行于一时也。

《蜀志》又云：“周显王时，楚国衰弱。秦惠文王与巴蜀为好，蜀王弟苴侯，私亲于巴，巴蜀世战争。”又云：“蜀王别封弟葭萌于汉

中，号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苴侯与巴王为好，巴与蜀仇，故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于秦，秦惠王方欲谋楚。司马错曰：‘蜀有舛紂之乱，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船舶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秦之图蜀，利在因以图楚，且涎蜀之富饶。会巴蜀交哄，乞援于秦，秦兵因以入蜀，遂获践其积年久欲吞并之志。

秦之灭蜀，本以援巴抗蜀为名，然灭蜀之后，因以灭巴，巴蜀俱亡，地为秦有，则鹬蚌交持之非计也。《巴志》云：“周慎王五年，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巴为求救于秦，秦惠文王遣张仪司马错伐蜀，救苴、巴，遂伐蜀灭之。仪贪苴、巴之富，因取巴，执王以归，置巴、蜀及汉中郡。”考苴侯所封葭萌，当为今四川之昭化、广元、宁羌、汉中等地。秦人灭蜀，蜀亡而苴与巴亦随之，于是秦人以今川东诸地置巴郡，以今川西诸地置蜀郡，以苴侯所属葭萌诸地置汉中郡，西南三部落，悉为秦有。

《蜀志》云：“周慎王五年秋，秦张仪司马错从石牛道伐蜀，蜀王自于葭萌御之，败绩，王遁走至武阳，为秦军所害。其相傅及太子，退至逢乡，死于白鹿山，开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又云：“冬十月，蜀平，司马错等因取苴与巴。周赧王元年，惠王以子通国为蜀侯，移秦民万家实之。”盖至是而巴蜀汉中，悉隶中国版图，远古以来酋长部落之局，因以结束焉。蜀之世系，就《蜀志》所载，可列略表如下：



按《蜀志》云：“卢帝生保子帝，九世有开明帝尚，始立宗庙。”又云：“开明氏亡，凡王蜀十二世。”二说似相乖谬。余以为十二世者，自鳖灵至帝尚世系之总数；九世云者，盖言自保子帝历九世而迄开明帝尚也，二说故不相违异。自蚕丛至杜宇，其间世系为直接传授与否，无可考证，自鳖灵以下十二世之世系，则固可屈指计也。

蜀国自蚕丛至开明帝尚，其间年代长短，无书可稽，文献不足。然开明氏凡历十二世而亡，以每世二十年计之，不越二百四十年，并前帝蚕丛至杜宇计之，再增其半，亦不过五百年耳，约当中原西周之初中叶，未必越夏商而先之也。又其间故蜀传闻，以文化未开，民智未启，故多杂以神话，率为怪诞不经之说。此则部落时代恒情，初民史乘中所不能免，常璩于《华阳国志》论辨之甚切。其言曰：“蜀纪言三皇乘柅车，出谷口，秦宓曰今之斜谷也。及武王伐纣，蜀亦从行。《史记》周贞王之十六年，秦厉公城南郑，此则谷道之通久矣，而说者以为蜀王因石牛始通，不然也。”又曰：“本纪既以炳明，而世俗间横有为蜀传者云，蜀王蚕丛之间，周回三千岁。又云，荆人鳖灵死，尸化西上，后为蜀帝；周苴弘之血，化成碧珠；杜宇之魄，化为子鹃。夫周失纪纲，而蜀先王，七国皆王，蜀又称帝，此则蚕丛自王，杜宇自帝，皆周之叔世，安得三千载？”又云：“自古以来，未闻死者更生，况能为帝乎；碧珠出不一处，地之相距，动数千里，一人之血，岂能致此；子鹃鸟四海有之，何必在蜀？”所言甚是。

蜀于先秦时代，文献可征者，不过如此，虽曰荒渺难稽，亦庶几得其仿佛。《蜀志》言，张仪灭蜀，立盐铁市官，诸端悉从秦制。其后李冰导江，大兴水利，蜀固富饶，因以加营，遂号天府。文翁入蜀，文教广被，弦诵以繁，两汉之世，蜀土益重，三都之赋，蜀列其一，于是此古代荒昧榛莽之蜀国，乃烂然为中国西方之雄都大郡焉。

(二) 论成都城垣

蜀国之先，本不宅成都，然以四川地形言之，四周群山环绕，中为成都盆地，中心设治，宜不外此。蜀帝自蚕丛以来，宅都之确迹，无可具征，但皆不出成都周围百里以内。蚕丛之都，今不可考。鱼凫旧都，则在今距成都西南六十里之温江县境内。宋孙寿有观古鱼凫城诗云：“野竹依修寺，鱼凫迹半存。高城归野垆，故国霭荒村。”自注云：“鱼凫故城，在温江县北十五里，有小院。”其云“鱼凫迹半存”，则至宋犹有遗迹。今温江县亦尚有鱼凫城故址，然诗云野垆荒村，则其遗迹亦仅矣。

杜宇都城，徙治今距成都西四十里之郫县。《华阳国志·蜀志》云：“后有王曰杜宇，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字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朱提今不可考，江源则今距成都西百里之灌县，即离堆所在。《蜀志》又云：“开明氏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所云梦郭，今不可考。或云梦郭非地名，乃夜梦城郭迁移也，说亦可信。综言之，杜宇都于郫，鳖灵乃徙成都，则事实固可信。成都之宅建都邑，实以开明氏鳖灵为始。

《郫县志》云：“县北五十步古郫城。《蜀纪》云，杜主代鱼凫王蜀，徙都于郫，即杜鹃城也。”又云：“望帝故宫，在县北五十步古郫